

泥腿子



白塵創作

泥腿子

白塵創作

初版，十，十，六三九一

1—2000

發行所

印刷所

發行人

著作人

上海北四川路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八百五十一號
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
余漢生

白塵

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

每冊國幣二角五分

No. 441

一．書頭子：——先講一段縣長老爺上房里的故事。

一天晚上，縣長老爺到商會會長家里吃飯去了，縣長太太在上房里沒事做，閑得骨頭疼，一下想起舅老爺，便叫人請他來談談天。舅老爺在廂房里穿好皮袍子，正捲着袖管梳頭，預備到花月紅家打茶圍。一聽說「太太請，」老大的不高興。咕噥一句：「老傢伙不在家，就來找我了。」~~罵~~不去不成；擰擰肩膀上頭髮，就進了上房。

上房里擺着全堂上等柚木傢具，在電燈光底下發亮。——比舅老爺用

精工刷過的頭髮還亮。舅老爺有點來氣，儘管這堂傢具也是他經手辦的，也摸過八十塊錢油水，總有點不開心：「媽的皮！她倒過的這末舒服！」心里罵着，已經走進門，丫頭過來放下門帘，轉身便走出去。舅老爺抬頭看見太太埋在一隻大沙發里，打扮得活像一朵花，又暗暗罵了一句「賣貨！」就在靠門邊一隻沙發上坐下了。

太太滿肚子火燒的一樣，正等他來；來了，却一屁股坐在一邊，不睬她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。沒得法，踱到他面前，拿二姆指推推他的鼻子，「噉！……哪個得罪你的？——死像嘍！」

舅老爺眼一翻，沒睬她。

太太腰一扭，坐在沙發椅的把子上，歪臉斜着眼，「乖乖龍底冬，擺

舅老爺牌子啦？」

舅老爺還沒答腔。太太替他把袖子抹下來，鼓着嘴，「下流樣！人家不曉得你是個剃頭的！」

舅老爺臉發青，拍托一聲打開她的手，「媽的皮，我又不曉得你是個婊子？」

太太打小肚子底下發酸，忍住眼淚，咬了牙，「小劉二，你這個死沒良心的！你！……」

舅老爺的頭一扭，站起身，跑到紅綠玻璃窗子跟前，仰着臉哼：「嗯，不曉得哪個沒良心？媽的皮！如今小玉珍兒做了太太了，還認得小劉二嗎？」

太太一楞，沒講話，把舅老爺拖回來，捺在沙發里。屁股一扭，坐在他的大腿上，兩手抱住他的頸項，屁股扭呀扭的，擻着紅嘴唇：「小殺頭的你，你真跟我賭氣呀？」

舅老爺沒作聲，但大腿上有些發癢。心一軟，就想起從前事。——那時候，小劉二還在剃頭店里做生活，有了塊把錢就溜到開台基的小二娘家去找小玉珍。小玉珍愛的是小劉二的小白臉兒，見了面就是這末樣：一閃腰坐在大腿上，扭呀扭的，唱着四季相思。後來日子久了，兩個人打得火一樣熱，割不開。她家里要的是錢，小劉二哪里娶得起她？剛巧這時候縣政府有位科長老爺，是小劉二的主顧，爲了小劉二的手段好，挖耳朵，捏骨，搥背，樣樣弄得舒服；加着臉子漂亮，又會小慫慫，叫人歡喜；豈不

多三天兩天叫進去剪頭，刮臉。日子久了，小劉二攛掇科長去逛台基。就把小玉珍介紹給科長，却說是他的遠房妹子。科長老爺是浙江人，家眷沒帶來，加得住她的迷湯灌的？不到一個月，科長老爺弄得顛顛倒倒。正巧，科長老早就運動的一個縣長肥缺到手了，馬上去上任。小劉二說：

「縣長上任不帶太太去麼？」

縣長老爺皺皺眉頭，沒作聲。小劉二就獻計了：叫他的假妹子死命纏住他。縣長老爺本來也就捨不得，那里支得住他倆裏應外合，花言巧語的誘逼？小劉二又兩頭出鬼：跟縣長老爺講聘禮，跟她家里講身價，還來還去，縣長老爺花了兩千塊錢，娶了一位新太太；她的家里得了一千五百塊錢，賣了女兒；小劉二呢，乾落了五百塊錢，就做了舅老爺，跟着縣長上

任去了。

縣長上了任，小劉二也就取了個官名：劉雲程。當了縣政府的庶務。可是假妹子當了太太，就親近不得了。有時候縣長老爺出去應酬，舅老爺溜進上房剛說兩句私情，老爺馬上又回來了。有時老爺進省，有空了，偏又要帶着舅老爺一道。上半年挑新河，本縣征了八千名伕子去做河工，縣老爺算是抬舉他，委他總隊長。帶着伕子在外邊整整半年，沒見過她的面。舅老爺哪里忍得住？吐口唾沫，「啐！去你媽的！」他姘上後街上花月紅了。

太太在他的大腿上揉來揉去，舅老爺也就想前想後。一想到她一年來沒讓他靠過邊，就又鼓起嘴：「入格，小玉珍，你是過河拆橋的傢伙，

現在還要我小劉二嗎？——好，我們打今兒起，一刀兩斷，你走你的陽關路，我過我的獨木橋！」

舅老爺挺起身要走，太太兩手捺住他，快要哭出來了：「小殺頭的！你要逼死我嗎？你要不那個，今兒夜里就跟你走！」

「走？」

「噯，」她也氣紅了臉，「我也不要過這倒頭日子！——跑了拉倒！」

舅老爺一時倒說不出話來。太太用手絹兒抹着眼淚，一抽一抽的：「這個死人太太，也不是，我自己，要當的。都是你，你教的。哪個，願意，跟那個死人蠻子，在一起呀？他，一年到頭不，不離開我，叫我有什麼法哈？人家，好容易，找你來，又跟我賭死氣，你要逼，逼我的命麼？」

鳴，鳴，……」

太太一哭，舅老爺也沒法。使勁幌幌她：「入格，騷汁子多哩！不要哭！」

太太還在揩眼淚，舅老爺一把抓過她的手，盯住她的眼睛：「你真想跟我跑？」

太太吃了一驚，定定神，「說鬼話，燈光菩薩割我舌頭根子！」

舅老爺手一鬆，笑了：「還早哩！」

太太不懂他的話，翻着眼睛。舅老爺在她背上「拍！拍！」打了兩個空心巴掌，「你要是真的，替我在老傢伙跟前說兩句話。」

「什里話？」

「入！不要噪哈！」舅老爺抹抹頭髮偷偷朝對面穿衣鏡裏看一眼。把嘴巴套在她的耳朵上，咕嚕咕嚕說了半天。又問：「行不行？」

太太嘴一抿，要笑不笑。「殺頭的，你想空了心嚟！——讓我試試看。」

「什麼試試看！——行不行？你說！」

太太沒得法，看看他梳得滴光的頭髮，跟那有幾分女人氣的面孔——桃葉眼，雙臉皮，瓜子臉上塗過一層雪花膏，跟戲台上唱小生的一個樣。

——就恨不得一口吞下去。眼一斜，「死人嚟！這刻兒又要我啦？……」

「入！不是爲你的？……」

沒說完，前邊大廳上皮鞋哭哭響，舅老爺一骨碌跳起身，掛起房門

帘，垂手站在門旁邊。縣長老爺是個矮肥登登的個子，「呼嗤呼嗤」走進來。舅老爺叫聲：「老爺。」一溜烟跑了。

太太裝着在沙法里打瞌睡，才驚醒，趕忙跑過來接了呢帽，又接皮大衣，一邊扒着他的嘴聞聞，「哼！哼！又喝酒！」

老爺一屁股倒在沙發里。沒作聲。他一身像是三個瓜拼成的：頭圓團的像個小西瓜；胸脯像橫着一隻南瓜；肚子却像大冬瓜。雙手在大冬瓜上摸着，嘴里噴着酒氣。喉嚨裏咕嚕着：「茶！」

太太馬上端過一杯濃濃的龍井來，遞在他的嘴唇上，一邊替他抹肚子。「唉，少喝點不好嗎？這些死人又拚命灌你酒！」

縣長也還沒作聲，足足又灌了三大玻璃缸子茶，才「喝嘖嘖」一口

氣。瞇虛搭眼地望着太太：「雲程，伊來啥事體？」

太太沒答話，先就搖着頭，長長歎口氣。「沒有什麼事。」一邊替他脫皮鞋。

老爺不高興，嘴里咕里咕嚕地：「要說就說，假癡假呆！……」

太太又是一口氣：「唉，還不是他自己的事！——你想：我就是一個哥哥，我們劉家傳宗接代就靠他一個人，二三十歲了，還沒定一頭親事，……」

老爺把五根又短又粗的指頭在椅把上一拍，「操那！格個有啥？……把商會里吳會長格阿妹嫁撥伊！」

「錢呢？——也是一個光棍吶！」

老爺兩隻脚搓着癢，沒作聲，是怕她敲什麼竹槓子。太太又忙着替他脫毛襪，用手給他搓着腳丫。一邊說：「你也該讓他自己弄幾個錢了。現在跟着你，自然不愁了。將來呢？我嫁給你，他也不能跟你一輩子哈……」

老爺提起神聽着，「上半年，勒那河工浪，弗是當仔總隊長？」

「總隊長不過幾十塊呆錢，有什麼好處？」

老爺有點不高興，「格有啥辦法？——伊嚟沒資格呀！」

太太輕輕地一笑，「法子倒有的，只怕你不讓他去。」太太想了想，

又補上一句：「其實這件事你也有好處——你的好處還比他大！」

一下子酒都醒了似的，他睜大眼睛抬起頭，「啥格辦法？」

太太就一五一十背出來了：——挑河的第四期不是要開工了？每回縣

里自己征伕子，又麻煩，又花錢，領總隊的還沒好處。人家別的縣里有做包工的，一個包商都要賺上幾千洋錢。那些包工的都是商人，向新河工程處包的，能賺上那末多。要是縣里自己包，賺的還不止哩！劉雲程想了一個辦法。這期工對上面說，不徵伕子，只出「代金。」●一道公事下去，叫全縣十二區里十區繳代金。十區里家家代金繳齊了，繳到工程處里就用了。至少要多出萬兒八千的。把錢繳上去，再回頭跟他們整個包下來。

一縣一萬人哈，就到那沒繳代金的兩區里去，叫牠們兩區出「全伕，」●

●代金：徵工去挑河。不去挑的，出幾塊錢，叫「代金。」

●全伕：徵伕以每甲爲單位。每甲十家各出一人，如十家各出一人，共十人，叫出「全伕。」

怕沒有一萬人？這一萬人對上說包工，對下說征工，哪個敢不去？工錢自己定，多少還不隨便？裏外一來，縣長老爺可以賺個萬兒八千，劉雲程也可以撈摸個三四千洋錢。

縣長老爺的腳丫已經不癢了，用五個短粗指頭摸着西瓜頭，「格個，格個怕……？」

太太說了好半天，嘴乾舌苦的。這時候嘴一鼓，「噫，這個也隨你。其實好處全是你的，他不過跟你揩揩油水。你不要就罷。」

老爺連忙招呼「唔，唔，唔，唔，」他一邊計算着代金：按照規矩捐，是便宜他們了。要是再加這末一成，他又可以多五千塊錢好處。就一巴掌拍在她肩膀上，「好，明朝叫伊來！……」